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社會·社會狀況

今日的中國

進步山西

抗戰期中大後方人民的生活

抗戰與民生

抗戰中的蒙古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970

主編
虞和平



大象出版社

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970

社會
社會狀況


大象出版社

虞和平 主編

今日的中國

進步山西

抗戰期中大後方人民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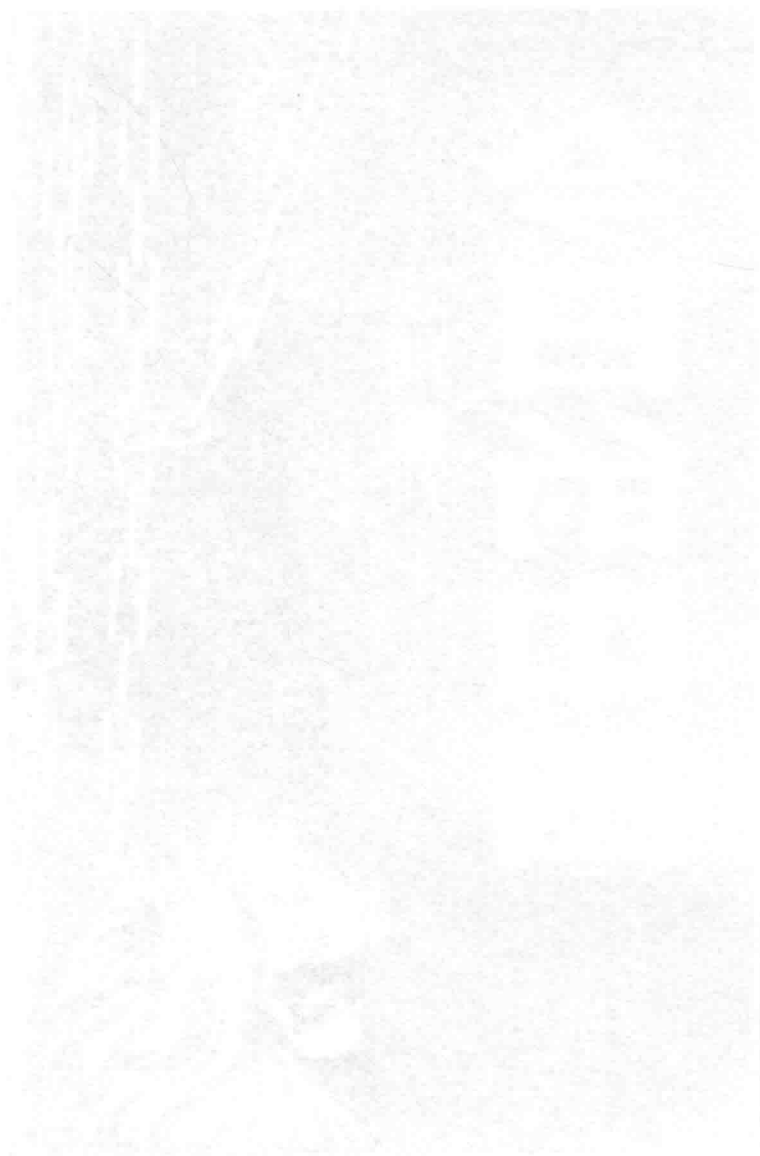
抗戰與民生

抗戰中的蒙古

今日的中國

— 公理叢刊 —





公 理 叢 刊

今 日 的 中 國

I

本叢刊載長短各文均係未經發表之作非經許可不得翻印

今日的中國

——公理義刊之二——

前言

卷之上：今日的中國

長江：中國的生路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六)
鐵生：國際形勢激化與中國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八)
君辰：當前經濟問題的癥結……………	(一二〇)
洪波：抗戰四年來的東北救亡運動……………	(一二二)
張友漁：論新聞統制……………	(一二〇)
★ ★ ★ ★ ★	
堅生：西班牙的教訓……………	(一四)

卷之下：戰時思想山水人物

長江：戰時山水思想人物〔連載〕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八)
楊剛：罪聲——論中國知識份子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八)
憶寒：重慶霧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六)
芮中占：江山狂想曲……………	(一一三〇)
藥眠：抗戰四年來的詩歌運動……………	(一一六)
★ ★ ★ ★ ★	
長篇連載：戰鬥中的華北……………	陸 詒

序

渡黃河

垣曲所見

訪問衛立煌將軍

向晉東南進發

八路軍的將領們

二
一〇
一四
一六
二〇
二六

前言

編者

——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

孟子

中國人有一個特點：鎮定，死樣的鎮定。用現在的流行術語，即「以不變應萬變」鎮定自然是一種美德，尤其是在事機嚴重時。但鎮定必須有內容，具體說：「泰山崩乎側而色不變」，必須確知泰山雖崩，決壓不着自己；即使壓得着自己，也確有良法不傷毫毛。如果光是鎮定，坐在要崩的山下等山來壓，那才是天下第一號蠢豬。

不幸中國人，正是這樣，至少某一類人。一切都了不起，一切都自有辦法。眼看米缸空了，且等肚皮餓時再講；眼看肺病已到第三期，且等挺了床再請醫生；眼看刀臨了頭，且等斫下來，也許有黎山老母平空一把救去，讓它斫個空。什麼辦法；實際上只有一個字——混。只要命不該絕，到頭終有救星。

如果是澈底「混」，一概不管，旁人也許還可以出點主意，想點辦法，幫忙做點事

情。但中國人是狗子站在馬槽裏，我管不了，你也不許管；不但不許管，你還得跟着我一起「混」。如果你敢多說一句廢話，那你就是違反了什麼至上，什麼至上的天條，頂起碼，也得判個「大逆不道」的罪名，先送進防空洞。

抗戰已經快滿四年了，據說今年是勝利年，怎麼勝利法？爾等黔首俱不用問，耶穌自有道理。

是的，我們「愈戰愈強」了；我們的國際環境越來越「有利」了；我們的農村「繁榮」了；我們的財政有「百分之六十」的現金準備；我們的後方國防經濟已經「建設」起來了；我們「馬上」就要全面反攻，收復失地，而敵人呢？他的泥足愈陷愈深了；他越來越孤立了；他的經濟馬上就要崩潰；他國裏明天就會起革命。

如果真是這樣，我們還有什麼可說；自然是任憑擺佈，只要能在眼看着就要太平，或者已經太平的天下裏吃碗安逸飯，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可惜的是欺騙並不是事實，天下的耳目並非一手所能掩盡，而鴛鴦的哲學，亦並不能免除它從屁股到頭，一齊進他人肚裏的危險。

中國現在究竟如何？一切似不是真有辦法？照樣「混」下去，今年或無論那一年，是否會是勝利年？我們的前途是做奴隸還是做自由人？這本集子會告訴你。自然，一面

雖荒淫與無恥，一面也自有其莊嚴的工作。

中國不是哪幾個人，或哪一類人的。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國的主人。我們不能讓中國就這樣「混」下去，「混」到了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為止。

我們要繼續團結抗戰，我們要繼續一切團結抗戰的莊嚴的工作；同時，我們要認識今日中國的真相，知道今日中國的危機究竟是怎樣的嚴重。只有如此，我們才能發現團結抗戰的正確道路。

抓住了真理，我們是無畏的。

五，十七。

中國的生路

長江

一 不能走死路

中國已經走到懸崖上。兩條路擺在前面：一條是絕路，走到崖邊，就會墜入無可挽救的深淵；一條生路，繞過危崖，又是前途無限的光明大道。

時局真象當然不像日汪所說那樣糟糕，但也絕不如某些粉飾太平的人那樣樂觀武斷的宣傳。如果照那些宣傳家的說法，中國現在一切都可滿意，我們老百姓只須安份守己，納糧當兵，買公債，獻金，服從，和無條件「擁護」一切，就可以睡着等抗戰的勝利，和自由平等幸福新中國的到來。「國家大事」自有一般「打」得了「天下」的人們去料理，用不着一般人民就心。

中國的農民本來不知當過若干代的奴隸。相當習慣了作「太平百姓」的思想，不管你改變了什麼朝代，我總是一律「納糧」，只要求得「安居樂業」，就是如天之福。所以目前政治局勢如果能夠真正有力量作到使大多數人安居樂業，也可以使一部份人相安

於一時。問題是今日國內情勢實在險惡萬分，而上層仍一味爭權奪利，視國家爲私產；中層亟亟於自保；下層終日徨惑呻吟於困苦生活之中；當局唯一的工作，則在加強統制，鎮壓異己。特別是鎮壓言論，一面封鎖新聞，蒙蔽真象，一面製造虛偽的消息，廣爲欺騙，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，鞏固其少數人把持的政權。

假如少數把持政權的人的確有辦法可以擊退日本，有辦法鞏固內部之團結，有辦法解決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，有辦法展開有利的外交關係，倒也罷了。然而現在的實情是：客觀局勢一切都在惡化中，而當事者則只爲政權打算，不顧國家安危，眼看着已把國家一天一天的拖近萬丈崖邊，還不許人民講話。自然他們背上都有降落傘，事到臨危，各有千秋。然而我們四萬萬人民豈只有爲少數人跳崖的義務而無求生的權利？

二 死 路 一 條

現在的政治趨勢，顯然是死路一條。不管那些武斷宣傳家如何一再叫國民「放心」，而驚濤駭浪相繼而來，實在欲「放心」而無從。

武斷論者宣傳今年爲「勝利年」，好些人都興高采烈，以爲抗戰今年可以勝利地結束，於是在軍事方面，不少人希望着和宣傳着「反攻」。既然總反攻即在目前，大家就

用不着再刻苦準備，力求進步。如果把實際在戰場上作戰的官兵的意見攷察一下，我們就可以知道各件事情；第一，中國軍人戰意之堅決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們從內心裏已看不起「皇軍」，絕對不會害怕日本能以武力征服中國。但是第二，除進步的部隊外，士兵心中都有一個陰影，他們最清楚的是新兵補充的困難，和新兵素質的日漸低落。在我們的戰鬥部隊編製中，兵員缺額愈來愈大。新兵補充一次，部隊的戰鬥能率便降低一次。這裏的根源，全在軍事行政之腐敗。特別是徵兵機構大半貪污狠毒。以最無情之剝削與壓迫，加於最純良忠厚之農民，使食不能飽衣不能暖，因此各地補充兵不鳩形鵠面骨瘦如柴的，實在少見。如此士兵，欲使之能產生堅強之反攻意識，實不可能。第三，軍隊需要重兵器與高兵器。近代戰爭不能單憑武器，但也不能單憑勇氣。我們要把敵人從中國領土上趕出去，必須先把敵人佔據着的大城市克復過來，這些城市敵人都築好堅固的要塞防禦工程，沒有充分的重兵器與高兵器是不能把敵人趕走的。重兵器之來源，固然可以一部份自外國輸入，但是我們今日只能有公路作國際交通，自外國輸入之重兵器究屬有限，真正大量近代化軍隊裝配的完成，不能不期之於我大後方國防工業之建立。然而我們今日的國防工業如何？所謂鋼鐵工業，報章雖宣傳不少，然真正的進步，實在微乎其微。就筆者所知，國防工業這新名詞，已成爲若干官吏與資本家發國難財之一種工

具，蓋一言國防工業，即可得國家大量協款，及其他特殊便利。在實際經營方式上，則獨佔多於開發，後方僅存的機器及礦區，皆被廣泛的收買，加以獨佔。如此建設，國防工業那能担負起反攻準備的責任？國防工業既如此沒有基礎，「反攻」不知從那裏「攻」起？沒有軍事經驗的農民，可以用報紙去騙騙。前線幾百萬將士，他們決不會相信空話。

關於國內團結，有些人認為是「不成問題的問題」。以為西北封鎖線已經相當的完成，已經有了相當的「防範」，政治上可以玩弄國民參政會，以自己指派的代表作為人民之喉舌，以國民參政之空名，行強姦民意之實質，表面上提出軍紀軍令問題，而實際則展開廣泛之肅清異黨的鬥爭。在政治鬥爭技巧上，誠然比過去十年要進步得多，然而在實際上，則不但無好處可言，反使團結局勢一天一天走入絕境。一月中新四軍事件以後的作為，其目的顯然是決心以武力消滅「異黨」，其辦法是一面加強軍事準備，一面加緊輿論宣傳，希望造成一種見解，把破壞團結的責任一律加在中共頭上。輿論既成，然後師出有名，一面據說是為了鞏固團結，不得已而進行剷除破壞團結者之戰。一面說是為了抗戰，故對於「敵後民主政權」不得不加以討伐。究竟有無理由暫且不管。但中國內部一旦真打起來，真不知抗戰還怎樣可以進行？如果反共戰爭沒有得到日本的諒

解，則形勢又將成爲三角戰爭。二月中豫南戰爭，就是一個教訓。中央軍和新四軍對壘起來，日本就乘虛而入，襲擊我們的側背，本來於我有利的戰場，從此遂變爲對敵有利。如果反共戰爭得到了日本的諒解，則民族的立場，將根本喪失，國人安能見諒？退一萬步，僅就軍事力量而言，過去內戰期間，國共兩方軍力係十與一之比，現在至多只四與一或五與一；在地勢上，過去可以完全包圍，現在只能一面封鎖；還有，八路軍全部皆在敵後，事實上無法派大軍前往圍剿。以過去的有利，尙且十年剿共不成；今日一切條件完全不同，更何能武力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？

有人說，現在並無打內戰的決心，不過是除軍事防範之外，更用政治和輿論的壓力，想迫中共交出軍隊。新四軍事件，不過爲了表現一點威風。但事實上這樣只有愈弄愈糟。本來要維持「軍令」，然而結果茂林一仗，反打出一個延安「革命軍事委員會」。本來要維持「軍紀」，然而結果反逼出兩個「十二條件」！事已至此，現在只有拼命在宣傳上努力，歸一切罪名於共黨，加深內部的裂痕。既無消滅異黨的力量，而拼命從事挑釁，真不知道預備怎樣收場？大敵猶在，而自壞居城，自戕手足，除了便利敵人之外，真不知道有何好處？

財政經濟的危機，目前尤非常緊迫。三十年代財政預算，收入不及支出十分之一，

此大部份支出皆賴發行紙幣與發行戰時公債來維持。我們法幣的發行，連中央與地方合計，已達一百萬萬元，然而今年財政不敷之數，亦將近一百萬萬元。此一百萬萬元中大部份必為增發紙幣。或發行公債。然而公債的作用，一方面只是換回民間一部份的法幣，以人工方式促成一部份法幣之一次輪迴。另一方面是將公債送入銀行，用銀行購買公債之形式，交出紙幣。今天的銀行，主要者為國家銀行，故購入公債之結果，仍等於增發紙幣。

因抗戰關係，這裏的根本原因，乃在政府財政收入銳減。海岸盡失，關稅在過去佔全國稅收中第一位，而今已幾等於零，次於關稅之鹽稅，亦因長蘆兩淮及至沿海各產鹽區之喪失，僅有四川之自流井一帶，成為鹽稅之中堅。江浙統稅過去亦為政府主要收入，今日已為敵偽方面所劫持，亦不能再有所希冀，過去的財政收入的基礎，今天已經不復存在，然而我們的財政支出，并不能因收入之銳減而相對的緊縮，相反地，戰爭持久的結果，反使支出高速度的增加。這樣的財政狀態，如果沒有方法補救，當然無可以樂觀。馬寅初先生對於財政情形非常明瞭，他因此曾主張徵收戰時利得稅，想把戰時財政負擔多加一點在發國難財的人們身上，一則可以相當鞏固財政收入的基礎，二則也可以使社會的負擔比較公平。誰知他竟因此失去自由，現在不知到那裏「攷察」去了。

財政根本革新計劃不能成立，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應付。比方節約建國儲蓄運動，就是以較高於銀行的利息，發出與法幣主要作用相等的儲蓄券，向銀行存戶換取他們一部份的存款。這對於存戶沒有損失，而政府則增加了利息負擔。政府自然有一個好處，即發出去的一部份紙幣，也因此起一些人工的輪迴作用。然而這不過等於打一次嗎啡，只是興奮一下，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。

講到外國的借款，就已有的來說，也並不能解決中國財政的危機。如像購物信用，如軍火等，它本身與財政就無直接關係；如果作為穩定外匯基金，也只是暫時增強了外匯支付的力量，並不能解救中國的財政基本問題。如像借款是以中國某些原料出口為担保，則其結果反是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，從而使紙幣發行更增加。因為政府如果借了五千萬美金的借款，拿錫桐油等作担保，政府自身無錫桐油，必須用法幣由民間購買。故政府收入的是五千萬美金的外匯或等於外匯價格的貨物，而支出的即是值等五千萬美金的法幣。

說來說去，目前政府財政政策是走的惡性通貨膨脹的路。去年秋季，重慶一帶一元現金在黑市上已可以換到法幣十三四元。通貨如果再膨脹下去，法幣的價值還要降低，購買力還要減少，財政的法幣支出還要加大，而法幣發行額還要加多，循環相因，終必